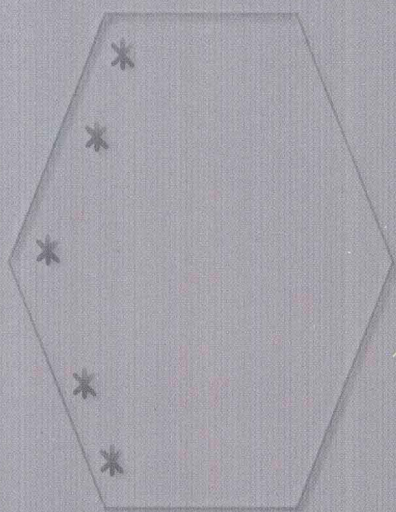


刘丽艳
◎ 著

汉语话语 标记研究



Pre-opening

Opening

Turn-taking

Pre-closing

Closing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清晰梳理、吸收国外话语标记研究成果，结合汉语实际，结合汉语实际进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

刘丽艳 /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刘丽艳著.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619-3001-4

I. ① 汉… II. ① 刘… III. ① 汉语-话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1368 号

书 名: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

责任印制: 汪学发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公司 82303650/3591/3651

编辑部 82303647/3592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net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25

字 数: 22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3001-4/H·11040

定 价: 36.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2303590

序

话语标记 (discourse markers) 的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于欧美,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得到有效推进。在汉语话语标记的研究中取得显著成绩的主要是一批比较年轻的学者, 本书作者刘丽艳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近年来, 她关于话语标记的系列论文在《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中国人文科学》(韩国) 等刊陆续发表, 并被一些相关论文多次引述, 使一直都在关注她的学术成果的师友们都感到高兴。我们为在自己身边成长起来的年轻学人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迅速接轨感到由衷的欣慰。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一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和已发表的系列论文基础上充实、修改完成的, 可以说是汉语话语标记研究领域一项有代表性的成果。通读全书, 我们感到它起码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 对国外话语标记研究成果梳理清楚, 消化吸收充分, 且能结合汉语的情况对现有理论进行有效整合, 力求对其研究体系加以完善。从口语交际的特点 (动态性、互动性和随意性) 和目标出发, 明确话语标记形成的动因和条件; 根据话语标记对口语交际信道的依赖性、意义的程序性、功能的元语用性以及句法的可分离性等特征, 对话语标记进行了重新界定; 将元语用理论与韩礼德的功能理论有机结合, 全面阐述了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 指出话语标记的功能具有鲜明的元语用性特征, 体现出元语用意识在说话人作出语言选择时的引导和调控作用。话语标记的语篇组织功能、语境顺应功能和人际互动功能分别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交际主体的元语用意识——对话篇连贯的关注、对不断变化的语境信息的关注和交际主体之间的相互关注。通过若干个案考察发现每个

话语标记都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但在具体语境中某一个或两个功能可能会暂时占据主导地位。

2. 对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借鉴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在对大量汉语口语交际语料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从整个交际过程出发，努力构建汉语话语标记系统的分析框架，并将其贯穿于对话语标记个体使用模式和功能的分析之中。结合大量汉语口语交际实例，对汉语口语中几个典型的话语标记“这个”“那个”“不是”“你知道”“我跟你”等进行了深入考察、分析，揭示出汉语话语标记的显著特点和一般规律。这些成果增强了话语标记理论在互动性言语交际活动中对言语的建构和理解等方面的解释力，使话语标记理论更具实践指导意义。

3. 分析问题不靠灵感而是立足于对语言事实的细致观察。本书充分重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描写与解释的结合，据此得出的宏观、微观结论才扎实、可靠。

4. 在关于不同语言中话语标记的共性与个性的探索中，并未满足于局部的汉英对比，还充分发挥个人所长，对汉语与韩国语的话语标记从词汇来源、功能及形态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对比考察。通过跨语言对比，进一步明确了汉语话语标记的鲜明特征，了解到不同语言系统的内部特征对话语标记的形成、发展存在不尽相同的影响和制约，对人类言语交际过程中共同的认知心理也加深了认识。

本书第十章还对中外学生第二语言话语标记的习得过程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对有代表性的话语标记的误用原因进行了分析，为丰富二语习得理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书中指出在运用第二语言进行口语交际的过程中，交际的压力和语言知识的欠缺使话语标记的语篇组织功能增强，互动功能相对减弱。同时，还发现话语标记的语际混用和误用形成中介语系统中较为顽固的语用现象。话语标记误用的原因主要来自语际迁移（即母语的负迁移效应）和语码转换规则的过度泛化。话语标记的习得过程，是目的语系统元语用意识对学习者逐渐渗透的过程，话语标记的误用反映了母语元语用意识对目的语习得的干扰。

在看到本书上述特点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本书对话语标记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口语范围内进行观察的。实际上，汉语书面语中也存在一些不参与句法构造、不编码概念意义而只编码程序意义、对话语表达和

理解发挥引导及调控作用的功能性词语，如“众所周知、要而言之、毋庸讳言”等等。那么，话语标记究竟是不是口语中特有的？口语与书面语中类似的功能性词语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特点？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索的，都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话语标记的研究可以突破单纯用句法规则来分析语言的局限，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言语表达的语用策略，解释话语生成和理解的机制，进而加深我们对语言主观性及语言运用规律的认识。

话语标记的形成，往往涉及某些编码概念意义的临时组合性语句向编码程序意义的定型性功能词语的演化，可以说这里既包含语法化过程，也包含词汇化过程；既需要进行历时考察，又需要共时功能辨析，还有很多让人饶有兴趣的课题等待我们去做。当代中国语言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汉语共同语及方言话语标记丰富、复杂，当代中国学人对国际学术前沿能够密切追踪，使得话语标记的研究在中国得到有效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学者未来的研究一定会为更好地认识各种语言话语标记的共性与个性作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我们愿与本书作者一同参与、见证这一过程。

陈一

2011年3月1日

内容简介*

话语标记是口语交际中所特有的一种语用机制，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隐藏在人脑“黑匣子”中处于暗箱操作状态的认知心理轨迹，从而更科学地解释话语的生成和理解；同时加深我们对语言本质及其运用规律的认识，以便更为有效地使用语言，更为成功地进行言语交际。本书在对大量汉语口语交际语料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从整个交际过程出发，力求构建汉语话语标记的系统理论框架，并试图将该理论贯穿于对话语标记个体使用模式和功能的分析之中。

本书在系统梳理国内外话语标记研究概况的基础上，结合汉语的情况，对现有话语标记理论进行了整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该理论。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根据话语标记对口语交际信道的依赖性、意义的程序性、功能的元语用性以及句法的可分离性等特征，对话语标记进行了重新界定；从口语交际的特点（动态性、互动性和随意性）和目标出发，明确话语标记的存在动因和形成条件。我们认为，口语交际的特点和交际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是话语标记产生的直接动因，在互动性口语交际中的广泛使用为话语标记的语法化提供了频率条件；本书将语言的元语用意识理论同韩礼德关于语言的功能理论有机结合，全面阐述了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功能——语篇组织功能、语境顺应功能和人际互动功能，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话语标记理论在互动性言语交际活动中对言语的建构和理解等方面的解释力；对话语标记理论

* 本书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0JBG01）和北京语言大学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09YB03）。

进行完善的基础上,结合大量汉语口语交际的实例,对汉语口语中几个典型的话语标记——“这个”“那个”“不是”“你知道”“我跟你说”等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其中主要涉及其使用模式、功能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揭示出汉语话语标记的显著特点和一般规律,从而使话语标记理论更具实践指导意义,使事实和理论的结合、描写和解释的结合更为密切。从话语标记的词汇来源、功能以及语音、形态特征等方面对汉、韩话语标记进行了对比考察,进一步明确汉语话语标记的鲜明特征。通过话语标记的跨语言对比,进一步探索了影响话语标记形成与发展的相关因素。汉、韩话语标记在词汇来源上的共性体现了人类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相同或相似的认知心理;而它们在功能、语音、形态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则体现了各自语言系统的内部特征对话语标记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有代表性的中外学生在不同阶段运用第二语言进行口语交际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第二语言话语标记的习得过程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对话语标记的误用原因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话语标记的误用与母语的负迁移效应和语码转换规则的过度泛化有关,从而在另一侧面求证了话语标记在语篇组织、语境顺应和人际互动等方面所发挥的元语用功能,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二语习得理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Introduction

Discourse marker is a pragmatic mechanism particular to oral communication. The research on discourse marker will help us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c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the “black box” of human brain, thus more scientifically explaining the generaliz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discourse. Meanwhile, it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nature and the law of language use, so as to use the language more effectively and use the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more successfully.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a large quantity of Chinese language oral communication data and keeping the entir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n mind, this book tries to build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discourse data and apply the theory throughout the book in the analyses of the usage pattern and function of an individual discourse marker.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discourse marker research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ondi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is book integrates the current discourse marker theory and develops it in some degree. What we did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re-define discourse marker according to the dependence of discourse marker on or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the procedure of the meaning, the meta-pragmatics of the function, the separability of syntax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clarify the cause of discourse marker and the condition of its formation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al communication (i. e., dynamics, interactivity and randomness) and the purpose of oral communication. In our

opin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rpose to be achieved is the direct cause of discourse marker; the wide use of discourse marker in the interactive oral communication provides the frequency condition for its grammaticalization. This book integrates the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theory and Halliday's language function theory, thoroughly expounds the meta-function of discourse marker—the organization function of the discourse, the conformity function of context and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function, thus further enhanc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discourse marker theory for the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in the interactiv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discourse marker theory, it combines a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in Chinese oral communication,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several typical discourse markers in spoken Chinese, i. e. , “这个”, “那个”, “不是”, “你知道”, “我跟你讲”.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es mainly involve the discourse markers' usage pattern and func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ed factors coming into play.) It reveals the striking feature and general rule of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thus making the discourse marker theory more practical and making fact and theory, and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more closely combined. It contrasts and investigates the discourse markers in Chinese and Korean from several aspects, i. e. , the etymology, function, phonetic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us further clarifying the striking features of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It also further explores the rel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markers by conducting a cross-language analysis of discourse markers. The generality in etymology in Chinese and Korean discourse markers reflect the same or similar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human beings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while their difference in function, phonetics, morphology and other aspects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their respective language system up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markers. Considering how the students from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use the second language to make oral communication in different phases, it investigates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and usage of the sec-

ond language discourse markers, and makes error analysis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our opinion, the misuse of discourse markers is related to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one's mother tongue and the over-generation of language code transfer rules, thus proving from another aspect the meta-pragmatic function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discourse organization, context conformity and personal inte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good attempt for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目 录

第一章 话语标记研究概述	1
第一节 国外话语标记研究概况	1
第二节 国内话语标记研究概况	11
第三节 本项研究的意义、目标及主要内容	15
第四节 本项研究的理论依据	16
第五节 语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20
第二章 话语标记的界定	23
第一节 话语标记的特征	23
第二节 话语标记与其他功能词类的区分	28
第三节 话语标记的分类	32
第三章 话语标记的存在动因和形成机制	39
第一节 话语标记的存在动因	39
第二节 话语标记的形成机制	44
第四章 话语标记的功能	49
第一节 概述	49
第二节 语篇组织功能	51
第三节 语境顺应功能	62
第四节 人际互动功能	68

第五章 作为话语标记的“这个”和“那个”	79
第一节 以往研究回顾	79
第二节 “这个”和“那个”的语用地位	83
第三节 语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85
第四节 “这个 ₂ ”和“那个 ₂ ”的位置与功能	86
第五节 “这个 ₂ ”和“那个 ₂ ”的出现频率特征及影响因素	101
第六章 作为北方方言话语标记的“不是”	108
第一节 语用地位	108
第二节 语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110
第三节 “不是 ₄ ”的使用模式与功能	112
第四节 “不是 ₄ ”的出现频率特征及影响因素	129
第七章 话语标记“你知道”	132
第一节 以往研究回顾	133
第二节 语用地位	134
第三节 位置与使用模式	136
第四节 语用功能	138
第五节 “你知道”三种模式在口语交际中出现的 语境差异及原因	150
第八章 话语标记“我跟你说/讲”	152
第一节 虚化轨迹	152
第二节 语用功能	154
第三节 语篇衔接特征	166
第九章 汉、韩话语标记的对比研究	170
第一节 汉、韩话语标记的词汇来源对比	170
第二节 汉、韩话语标记的功能对比	175
第三节 汉、韩话语标记的语音、形态变化对比	178
第四节 结语	183

第十章 跨文化交际中话语标记的习得与误用	184
第一节 语料的收集与整理	185
第二节 话语标记习得的阶段性特征	186
第三节 话语标记的误用及原因	194
第四节 结语	197
参考文献	200
后记	211

第一章

话语标记研究概述

虽然作为言语事实，话语标记与言语交际同在，但关于话语标记的自觉研究，仍亟待加强。这从国外、国内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

第一节 国外话语标记研究概况

Levinson 在 1983 年出版的《语用学》（*Pragmatics*）一书中曾作过这样的论述：“英语——实际上在大多数语言中——都有许多词和短语，用来标记某一话语与前面话语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如经常用于句首的 ‘but,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to the contrary, still, however, anyway, well, besides, actually, all in all, so, after all’，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词至少有一种意义，即非真值条件义。它们的作用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标明它们所在话语是如何与前面话语互相照应、彼此延续的。”（Levinson, 2001: 87—88）虽然 Levinson 并没有对这些表达式作更深入的探索，却给其他学者留下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不少研究者陆续从各自的学科领域出发，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表达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表达式曾被不同的学者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句子连接词（sentence connective: Halliday and Hasan, 1976）、话语标记机制（discourse signaling devices: Polanyi and Scha, 1983）、语义连接词（semantic conjuncts: Quirk et al., 1985）、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s: Schorup, 1985）、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 Schiffrin, 1987）、语用构成要素（pragmatic formatives:

Fraser, 1987)、话语联系语 (discourse connectives: Blakemore, 1987, 1992)、话语操纵语 (discourse operators: Redeker, 1990, 1991)、语用表达式 (pragmatic expressions: Erman, 1987)、线索短语 (clue phrases: Knott and Dale, 1994) 和语用小品词 (pragmatic particles: Östman, 1995), 等等。其中影响最大并得到普遍认可的就是话语标记 (discourse markers), 国外学者常把它缩写成 DMs。

其实有关话语标记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Quirk 在一次题为《随意的交谈——日常口语的一些特征》的讲座中就明确谈到一些在日常口语中一再出现的“修饰语”, 如“y’know, you see”和“well”等, 这些“修饰语”在语法结构和信息传递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却频繁出现在口语交际中, 无论是今天的口语还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普通谈话都大量使用。因此, Quirk 认为这些经常出现的标记应该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Quirk 的“修饰语”与我们所说的话语标记非常相似。但由于缺乏理论基础, 在以后的二十年间并没有人对此继续加以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随着话语分析的逐渐兴起, 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日常口语, 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直接蕴涵话语间关系的语言要素上, 这些要素包括许多表达式, 如英语中的“y’know, well”等, 这些以往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表达式成为研究的热点。但这一时期对话语标记的研究多是把它们当成话语分析的手段, 还没有形成专门的领域。真正把话语标记作为考察对象并形成专门领域来研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用学、话语分析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蓬勃发展, 人们对话语标记的语用地位和研究价值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话语标记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冗余成分, 而是帮助言语建构和理解的语用机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 各国学者对话语标记的研究兴趣一直在持续升温, 每年都会有一批文章问世, 仅《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就先后三次出版了以话语标记为专题的特辑: 1986 年《语用学杂志》首次以特辑形式介绍了各国语言中话语标记的研究概况, 当时给话语标记命名的术语是“小品词” (particle); 1990 年该杂志正式出版了以话语标记为

专题的特辑；1998年该杂志又推出了题为《话语标记和连贯关系》(Discourse Markers and Coherence Relations)的特辑。Schiffrin、Blakemore等学者还先后出版了有关话语标记的专著。在各国学者的努力下，话语标记研究已经在语言学领域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从人们给“话语标记”这一言语现象所取的五花八门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各国学者对话语标记的研究是建立在广泛的学科基础之上的，因此从不同角度、框架基础的研究自然会体现出研究者不同的兴趣、目标和方法。综观各国学者的研究，他们对话语标记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句法—语用”(Grammatical-pragmatic)角度的研究、“语义—语用”(Semantic-pragmatic)角度的研究和“认知—语用”(Cognitive-pragmatic)角度的研究。“句法—语用”角度的研究主要是把研究重点放在话语标记在句法功能、语法分布以及语音韵律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上，如它们的词性、在句中出现的位置以及受到的限制等；“语义—语用”角度的研究主要反映在对话语标记是如何在语义和语用方面增强语篇连贯性上的研究；前面两个角度都只限于研究话语本身，尚未涉及语用过程中人的认知心理因素，而“认知—语用”角度的研究则是从交际主体的认知心理来研究话语标记，其重点主要集中在话语标记在语用推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句法—语用”角度的研究

“句法—语用”角度的研究，主要是对话语标记在语法分布、句法功能以及语音韵律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来加以界定和考察。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脱离具体语境的单个句子为例，在分析其句法特征的同时探讨它们在话语层面上所发挥的语用功能。

Zwicky (1985) 是较早从“句法—语用”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学者之一。他在考察了传统词类划分中被命名为小品词的表达式后发现，在这个大类中还存在句法上具有鲜明特征的小类，这些词在句法上具有如下特征：